

凉席上的毕业季

永州市作协会员 彭胜发

宿舍的吊扇转得吃力,发出“吱呀吱呀”的声响。六月的热浪从窗口涌进来,把四张凉席烤得发烫。老张的凉席最旧,已经泛出红褐色,中间还裂开一道缝,用透明胶带勉强粘着;我的凉席最新,是去年开学时在校门口小摊上买的,竹篾还泛着青绿的光泽。

毕业答辩结束那天晚上,我们谁也没提离校的事。老张从床底下摸出半瓶白酒,小王贡献出最后一包花生米。四个人盘腿坐在凉席上,把课本垒起来当桌子。酒瓶在凉席上投下一个摇晃的影子,像我们忐忑不安的心情。

“还记得大一刚来时的样子吗?”小李突然笑起来。他总爱穿的那件白背心已经洗得发黄,后背印着凉席的纹路。确实记得,四年前我们第一次见面,四个人

拘谨地坐在各自的凉席上,连话都不敢多说。现在我的凉席上留着老张的烟灰,老张的凉席上蹭着小王的墨水,四张凉席早就分不清彼此了。

夜深了,宿舍楼渐渐安静下来。我们并排躺在凉席上,头挨着头,像四根摆在砧板上的葱。月光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,把凉席的纹路映在天花板上。老张说起他要去西北支教,小王念叨着家里的催婚。凉席贴着后背,能感觉到每个人的体温。不知是谁先哼起了《同桌的你》,四个人就跟着跑调地唱起来。

天快亮时,我们终于困了。宿舍的灯没关,照得凉席发亮。老张突然说:“以后睡席梦思,肯定没这么凉快。”我们都笑了,笑着笑着眼眶就湿了,这四张凉席,

就是我们共同的驿站。

离校那天,我最后一个走。收拾行李时,发现凉席底下压着好多东西:电影票根、外卖单子、写满公式的便笺纸。我把凉席卷起来,竹篾发出“咔嚓咔嚓”的响声,像是在抗议离别。最后看一眼空荡荡的宿舍,四块长方形的印记清晰地留在地板上,那是凉席存在过的证明。

现在我的新家铺着柔软的地毯,却总在夏天想念那张硬硬的凉席。听说老张的凉席被他带到了黄土高原,小王的凉席在搬家时弄丢了。偶尔在梦中,我还会回到那间宿舍,躺在硌人的凉席上,听三个兄弟此起彼伏的鼾声。醒来时,脸颊贴着的是柔软的枕头,却再没有竹篾印上去的花纹。

太阳将光芒倾洒在哑娘的菜园,几块菜地、一间厨房,构成她无声生活的全部。旧屋墙角的水渍,是岁月留下的印记,而她,如同村里被忽视的影子,总在树荫、田埂间踟蹰。

屋后的桃林是她的天地。春发新芽,夏成绿荫,秋日即将缀满红桃。她守着这片桃林,也守着生活的希望。年轻时,哑娘靠接待“收方货”的人维持生计。每当挑着货担的人进村,她总变着法儿做家常菜,甑小鱼、水芹菜、椿树芽,简单食材在她手中成了美味。柴火灶“滋滋”作响,她指着粗瓷碗,用手势比划出“趁热”的善意;雨天帮着收苫布、整货品;为防止打滑,她从窑厂挑来煤渣,铺就通往废品站的黄泥巴路。

一个普通的下午,阳光将她的身影笼罩。她望着远山,忽然扬起如老桃枝般的手掌,在空中划出弧线。接着,她张开双臂,任山风灌满袖口。先天失语的她,虽无法像他人般呼喊吆喝,却在此刻,听见了来自苍穹的回响——那是阳光的声音,是内心被听见的共鸣。

岁月流转,哑娘将三个子女拉扯长大。老大凭手艺砌墙致富,老二夫妇的南杂店生意红火,老三考上师范学校成了老师。清晨,年迈的哑娘蹒跚走在山路,藤蔓勾住衣角,她无声地扯开。如今的她,总爱对着天空打手语,似倔强歌唱的哑艺人。当阳光漫过山顶,她的身影与煤渣路、桃树枝、蒲公英融为一体。哑娘虽口不能言,却在无声处奏响了属于自己的生命强音,响彻苍穹。

走着走着,夏至已至。“昼晷已云极,宵漏自此长”,日照最盛、白昼最长的时节,盛夏携着万物的蓬勃隆重登场。

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“一候鹿角解,二候蝉始鸣,三候半夏生”,道尽夏至生机。阳光倾洒,草木疯长,瓜果飘香,天地间皆是生命肆意舒展的模样。而最令我倾心的,是那一池清荷。

清晨,公园的河道边,荷叶丛丛簇簇,连成一片,硕大的叶子恣意开合,舒展开来,大大方方迎风招展,偶尔有几片羞涩的叶子,悄悄地卷起来,似乎在躲避路人炽热的目光。粉白荷花或藏于叶后,或亭亭而立,有的初绽新蕾,有的已嫣然盛放。高低错落间,每一眼皆是惊艳,看得我心也随之轻盈。

河两岸,垂柳依依,碧桃树上已挂满果实,河面上,偶有几只苍鹭凌空飞起,在天空留下动听的歌曲。连日高温的烦躁,被眼前的美景与清凉一扫而空。几缕微风拂过,一池清荷,在晨风中悄悄诉说着莲的心事,曼妙而灵动,一如我此刻恬静而淡然的心境。

岁月旖旎,流年清浅。在这个奔放的季节里,大自然进入了生命的旺季,那漫天遍野的绿色变得浓密而深长,努力追寻的心始终向上。

从春到夏,我们学会珍惜时光;而夏至万物肆意生长的姿态,更让我读懂成长的意义。时令流转中,藏着古老智慧与动人故事。愿我们顺应自然,怀揣初心,如这夏至的莲,在热烈的时节里,清静安然地绽放。



梅方明/摄

播种与丰收

岳阳市第十五中学 李朝霞

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秋日午后,几片银杏叶打着旋儿飘落在我的办公桌桌面。我坐在窗边批改作文,翻到的一篇文章,让我眼前一亮。作者是个总在课上打瞌睡的女生,平日里对语文课似乎兴致缺乏。可眼前的这篇名为《让》的议论文,文章结构严谨、文辞典雅,若能增添辩证性,定会更出色。这意外的发现,让我意识到,每个学生心中都藏着无限可能。

我心里一阵欣喜,当即在课间叫来女生,她紧张地揪着衣角。我逐字逐句地推敲语句。起初,她局促不安,回答问题时声音细若蚊蝇。我想,她需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

授,更是勇气与自信的唤醒。

于是,我耐心地用温和的话语鼓励她大胆发言。当我引导她思考“不让”的边界时,她的眼睛瞬间明亮,开始侃侃而谈,紧绷的肩膀也渐渐放松。

第二天上课,我把这篇作文打印出来发给全班同学,着重表扬了她的文学素养和思辨能力,并说:“只要肯播种,每个人都会迎来自己的丰收。”掌声中,她眼里闪烁着光芒。

不久,她带着忐忑,递来人生第一首小诗。纸张皱巴巴的,字迹稚嫩,却饱含真情。我肯定了她的创作才华,并鼓励她试试投稿。经过几次修改,我帮她把诗投到了一本公开发行的青少年作文类期刊,很快

就发表了。

领取样刊那天,她安静地站在我面前,眼神里满是喜悦和自豪,嘴角上扬,却没说话,只反复摩挲着期刊纸张的边缘。我想,写作的种子已在她心里生根发芽了,它还将在风雨中不断成长,最终长成值得珍视的参天大树。

后来,她高考填报了汉语言文学专业,毕业后也成为了语文教师。教育最动人的地方,莫过于此吧!当我们在作业本的红笔批注里多停留片刻,在课堂提问时多等待几秒,或许就能在学生心中埋下希望的种子。这颗种子,终会在时光里生根发芽,化作璀璨星河,照亮他们前行的路。